

邢瑜 散文作品

工匠



“老万能”是一个倔强的老头，可以吃苦受累，但吃不得言语。他常说，宁叫身受苦，不叫脸受热。十三岁时，他离家去营口当学徒，苦干十多年，成为印刷厂最年轻的掌舵师傅，因看不惯东家发财后苛待工人、娶小老婆弄得家宅不宁。所以，“老万能”辞工回家了。回家后的日子很不易，为了养家糊口，年轻的“老万能”吃了许多苦。他奉行“是艺就养人”的道理，学了不少技艺。

那时，他还没有“老万能”这个绰号。

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很冷，大雪封门，冷得能冻掉下巴。刚刚从短期培训班毕业的邢绍英回到家担任区长。邢绍英让本家二哥“老万能”来一趟区政府。当时，区政府流动办公，临时安置在小镇北边的牛屯村。邢绍英的匣子枪撞针折了，想让二哥帮忙给修好。二哥拿着撞针琢磨一阵子，心里有了修复方案。他把两截撞针分别钻上眼，在中间加一个钢针，把折断的两部分连接起来，然后把紫铜烧化，把两段撞针焊接起来，用锉修平，修光滑，然后淬火、回火，恢复撞针的硬度和弹性。

第二天，看着修复如初、甚至更结实的撞针，邢绍英自觉身为小镇有名的白铁匠也没这样的技艺，而这二哥会刻字、会修钟表，会白铁匠手艺，简直就是“万能”，没有他干不了活。

于是，二哥就被称为“老万能”。慢慢地，随着他巧手为乡邻做的活计越来越多，这赞誉就传开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公私合营，中年的“老万能”凭着敦厚诚实，技术过硬，被推举担任供销社下属刻字社、照相馆、修理钟表部的负责人。

供销社要彻查工作中违法乱纪的行为，“老万能”管理的三个小部门没查出什么问题，只有一辆公用自行车，是为了方便“送货上门”或者去乡下为群众修理钟表时用的。这位领导就借此开刀，说几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总想占社会主义的便宜。

“老万能”听了心里不舒服。这自行车虽是他同意的，但确实是公用的，上门服务或是送货挣来的

钱也都是大家挣的，每月按时上交，一分不差，怎么能算占集体便宜呢？

几经核查，也没查出问题。这样也不行，这位领导亲自训话，开场就问大家，你们有没有贪污违法的行为？大家说没有。领导又问，你们都抽烟吧？大家不明白啥意思，说，抽。领导就大声说，抽烟不得用火柴点吗？火柴哪里来的？不是集体财产吗？在这位领导看来，就连“老万能”不舍昼夜地工作，都是因为他想贪污。

“老万能”知道这位领导心术不正，爱整人，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

一起共事的人挽留他，说不值得为了这些事白瞎了这份“公家”的工作。

可“老万能”就是想不开。那时还不时兴说“清廉”二字，可他真是把清廉做到极致。去县上给照相馆买胶卷、买刻字材料、买钟表元件，他都是来回走着去，不肯坐马车，不舍得花联社一分钱。一次采买回来的途中，他被马车碾伤腿，在家养伤期间，他想自己既然不上班，就不能要工资，甚至连一分钱的医药费都没有从联社报销。

一个老实本分的手艺人，宁愿吃苦受累，就想过平静的日子。那时，“老万能”还不老，还有年轻人的热血，哪里还能挣碗饭吃。“老万能”离开了这里，回家种地当农民。

“老万能”种地也是一把好手，五十四岁那年，他开始自学木工，竟也成了大工匠，可以挣生产队里的高工分。

他儿孙现住的两座房子，从房架到门窗，还有桌凳，都是他亲手做的。这些桌凳一律用榫卯结构，差不多历经半个世纪，依然结实可用。

二

进入老年的“老万能”，做不动太费体力的木工活，但他还有很多技能，其中找他修理钟表的最多，特别是修理老式座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很多人家都有一座钟，放在大躺箱（一种立式大柜，饰有黄铜锁片）上面，怕落灰，一般在钟上搭条毛巾。这种钟要定时上劲（即上弦），否则就停摆了。方圆十里八村的人都来找“老万能”修钟，他们宁愿舍近求

远，只因为信得过他的手艺。

这些钟都很旧，需要拆开，然后擦油泥、修件、换件。修好后，校正时间。他一般要让人家晚几天再来取，看看钟走得准不准，走得准了，才让取走。那时，修一座钟也就挣几毛钱。

印象最深的是“老万能”有个眼镜，放在一只眼睛上的眼镜。修钟的时候，通常都要戴上它。它没有镜腿，只要往眼眶上一卡，就像长在眼睛上，一定不会掉下来。我不动他的东西，碰坏了会被骂。可我一直好奇这个眼镜，怎么不会掉下来呢？是不是有放大镜的作用呢？

因习以为常，直到他八十四岁故去，我也不曾问过他这眼镜的名字。

三

多年后，我再见这样的眼镜觉得格外亲切。

我先生出了一趟国门，给我带回一块手表，倒不是什么大牌，只是先生向来不会买东西，第一次出远门回来送给我的礼物，款式又可爱，我自是珍视，一直佩戴着。忽然有一天，表针停了，应该需要换电池，我不太想随便去一家修表店修。朋友介绍了一家修表店，经营多年，口碑很好，我决定去那里修。

这是一间小小的门市，进门左侧是玻璃展柜，对门是柜台，墙上挂着营业执照，店主姓毕。

见我们进来，店主从桌后抬起头，摘下单目镜（就是“老万能”戴的那种眼镜，我给起的名字），淡淡地跟我打了声招呼。我递上手表，他打开后盖检查了一下，说需要换电池，并告知我电池的价格。我也看见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张各种类型钟表的修理换件价格清单。和毕师傅简单对话后，他很快就换好了电池，写下更换电池的日期，并校正时间。

走出店门，我对朋友说，这家店挺靠谱。

又过了两年，再去修表，我独自前往，却找错了地方。进到店门，问能否修理我手中的表，店员说可以，只是店主出门了，得一周后才能回来。我出了门，总觉得不是原来那家。给上次陪我来我的朋友打电话，她说我还没走到地方呢。果然又走过一条街，看到了“晨光修表店”的牌匾，我走了进去，熟悉的店面，有一份特别的宁静，是上一家店没有的氛围。毕师傅坐在左侧的电脑旁，还是原来的样子，有点像中学的体育老师，高个子、长方脸，有一点点木讷，表情依旧平静，不笑、不怒。

操作台前坐着一位年轻人，看起来不过三十岁，也是沉稳的样子，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年轻人称毕师傅为我师傅，原来毕师傅收徒了。徒弟接手修表的活，毕师傅清闲下来，我便就着这单目镜的话题说起“老万能”。清闲下来的毕师傅也不再惜字如金，说起自己的父亲，原是市钟表厂的八级工匠，他自谦称自己属于半路出家，最后也算子承父业，但比起自己的父亲还差得远呢。毕师傅说起自己的父亲，语气是非常自豪的。我也清楚八级工匠的含金量。

祝福

刘瑞

我裹紧围巾继续往前走。本格拉寒流席卷了整座城市，马路上几乎看不见行人。

电影院门前的巨幅海报被风割开一个口子，我不能完整地看清海报上男明星的脸。马路对面的邮局大门紧闭，是啊，都这个点了，职员早就下班了。咖啡馆已经亮起了灯，隔着玻璃窗能看见里面的服务员手托托盘来回走动。

绕过那栋高楼就是旅馆了。

走进旅馆，我就被一股热浪包围，呼出一口气，解开围巾，整个人才算放松下来。一扭头，我看见厅堂南墙的圈椅里坐着一个男人。旅馆本就是供人休息的地方，有人坐着也不稀罕。算了，这也不关我的事。

我把解开的围巾搭在肩上，往201房间走去。我要在这里住两天，然后去C城。201房间的欧式落地灯造型奇特，确切地说，是灯罩上的

图案给人的感觉很奇特。

打开落地灯，灯罩下晕出一片橘色的暖光。我从旅行箱里拿出随身携带的书，翻开。我没开顶灯，身在橘色的光圈里有一种奇异的美感。

“每一个人一生之中，总会有至暗时刻和非常磨难，而纯粹的旅行，可能是最好的疗愈方式。”

看到这里，我起了困意。温暖的地方总是容易让人困倦。

一觉醒来，窗帘的缝隙里透着隐约的亮光，我疑心是本格拉寒流带来的雪照亮了夜空。拉开窗帘，外面果然下雪了。我看看表，是早上六点。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洗漱完毕，我匆忙走出201房间。走到旅馆厅堂，我一眼看见昨晚在圈椅里坐着的那个男人仍在那里。

昨晚我没太留意他。他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此刻，他不仅

让我留意，还让我好奇，甚至牵挂。

他坐在圈椅里的身影那么清瘦，周身散发着哀伤的气息。那哀伤仿佛有形，肉眼可见，让人揪心。他仿佛把自己坐成了一块石头，与世隔绝。

我站在厅堂的屏风旁，无法挪动步子。他到底怎么了？他经历了怎样的苦痛？站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我似乎听到了他轻轻的叹息。

他在这里坐了一夜？他什么时候开始坐在这里的？

我还是走出了厅堂，毕竟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雪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下起来的，地面完全被雪覆盖了，城市已变得雪白。早晨马路上的行人并不多，电影院和邮局还没开门，只有24小时营业的咖啡馆在开着门。

我踩着雪往前走了几步，只走几步，就停了下来。我想做点什么，我得做点什么，不然，这一整

天我都会不安。

毕师傅说，刚开始经营这家修表店时，不出名，地点也偏，店面也小，他还在报社打了广告。广告挺起作用。一位女士带着一块进口手表来了，说她跑遍了市内所有修表店，都说没有相应的配件，没法修。见到广告，她慕名而来。毕师傅采用特殊方法改制配件，修好了表。这位女士是记者，后来她在报纸的“黑白写真”栏目称赞了毕师傅的敬业精神、专业态度。

毕师傅从一旁的柜子里，拿出一张颜色发黄的报纸，我看到了报缝间那短短的广告文，还有《修表专修疑难表妙也》的报道文章。文中有一句话：“毕师傅认为，能把那些疑难表修好，是一个钟表维修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我在看报纸的同时，看到毕师傅脸上有平静的笑。笑里是手艺人的尊严和自豪。

毕师傅的修表店早已不用打广告，靠着口碑相传，顾客盈门，回头客更是络绎不绝。

四

自古以来，修钟就是一种文化，让别人“走点”，自己亦是造福。马未都先生也说过，手艺就是老百姓的大福。

看修表师傅戴着单目镜的样子，我就想到“老万能”：目光专注，各种细小零件在眼前放大，这方寸间就是整个世界，无我无他，纯粹不混杂。

后来，我又去过一次毕师傅的修表店，不是修理，是给表做一下保养。毕师傅又变回了我第一次见他时的样子，依旧惜字如金，沉默少言。我有点后悔，为啥当时没问“老万能”，这眼镜是叫单目镜吗？

“老万能”——我亲爱的爷爷，孙女问您呢！

我是那公绍岱最偏爱的长孙女。

小时候，我就爱坐在秋千上，听他给我讲故事。

一个小小的板凳，用绳子拴住，绳子的两端系在老柳树的树干上，那是他给我做的秋千。

听他说：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奶奶扯腿拽下来。

听他背诵《岳阳楼记》，似说似唱。多年后，我知道那是吟诵。

他记性很好，年轻时听过的戏，看过的书，他都能记下来，给我们讲的故事也多出于那里。

那是一个上弦月的晚上，深邃澄明的夜空，对面菜园子里是深浅不一的黛色，有虫儿、蟋蟀争相的和鸣。他给我们讲《三国演义》里的故事，说曹操误杀吕伯奢一家后，和陈宫离开此地，夜晚投宿住店，陈宫心里埋怨曹操滥杀无辜，闷闷不乐，让店小二拿来“明灯一盏，清茶一壶”，而曹操则让“好酒好肉将来”。他念出这些话时，我小小的心竟感受到郁闷。

院子里，驱蚊的烟火渐渐熄了，爷爷的故事也讲到了尾声。他说，明天他给我们讲三顾茅庐。

哦，爷爷离开我们三十一年了。想念爷爷的时候，秋千就停止了摇动，灰喜鹊仿佛定格在杨树上的那片天空。



在穹顶的裂痕间 (外一首)

吴海广

塔尖，擎着火焰
劈开夜色与云层那灼烫的印记
光束刺穿你的眉宇，震颤地悬着
凝成你的锚与灯
你却并不在意

像铁砧沉入寒潭
你低垂的脊梁，烧尽残锈
落入泥土的沉默
你拒绝时光的撕扯
于是在穹顶的裂痕间
你熔铸沉锚，你送走神像
在余烬里站成碑文

也是一种情怀

我想听你说话
我想知道明天的阴晴
可有时又陷入藤蔓般的思绪
在林荫道上撒满碎石
将光线阻挡在百叶窗外
在自我封闭里不停忙碌

每次叩击心门
渴望的热情又渐渐冷却
每次睁开眼睛，期盼的念想
总是佝偻而行，忘记电话号码
不改变服饰
也不关心其他事物

日子依旧，阳光
还是翻过篱笆爬进来

母亲的手 (外一首)

石茵

母亲手捧一把黑土
日子就在掌心里开出花

她从灯盏中，取出儿女的衣鞋
从土地取出粮食和蔬菜
从冬天里取出温暖的炭火

她的手，更像无尽的法宝
在匮乏的生活中，一件
又一件
取出我们所需之物

如今，她摊开手
就像摊开尘世的纷杂与苦难

而那些陈列的旧日礼物
一次，又一次
在回忆中，喂养我们

古驿飞雪

万物像洗过一样干净
大地铺展珍贵的白银

飞雪，为古驿马梳理铜色的鬃毛
松开缰绳，任它
驰骋在胜利的路上

冰层下，涌动的江水
以贯穿八百里之势
讲述墨尔根的故事
时代飞速的车轮融入古驿的辙痕

一片雪，拥抱着另一片雪
它们筑起一座巨大的花园
在无尽的白里
我们为生活镀着金边

旧日子落入雪中
新光影又在雪里开出花
每一粒雪，都是小小的神
我们在众神的见证中活着